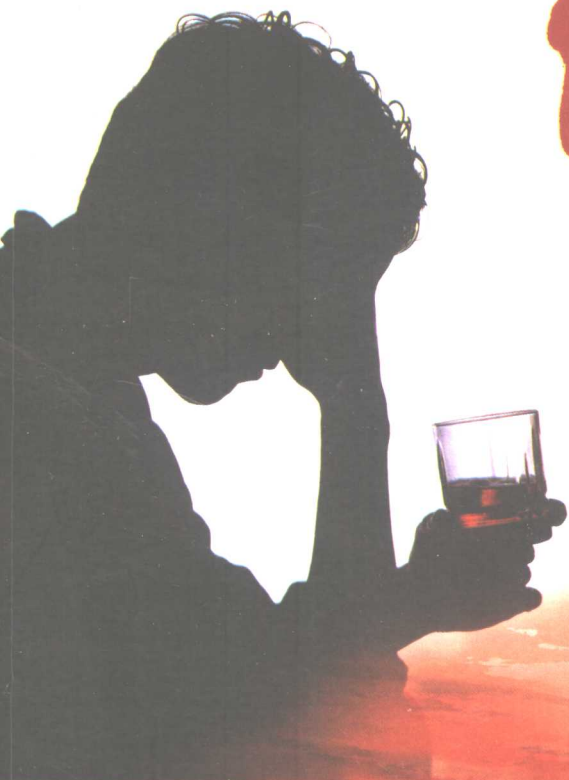




心

所

侯衍涛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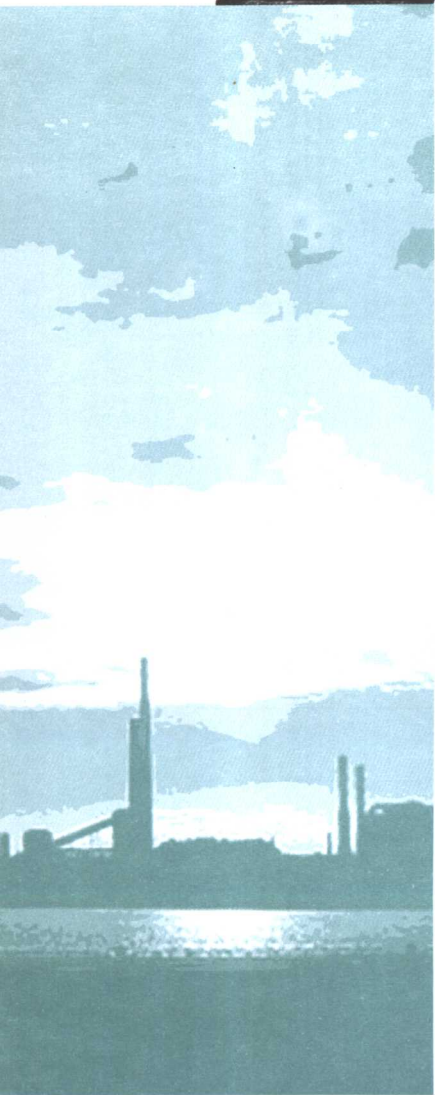




代 价

侯衍涛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代价/侯衍涛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9

ISBN 7-5354-2884-3

I.代…

II.侯…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7156 号

责任编辑:香 禾 道 非 责任校对:黄黎丽

封面设计:千 麦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明伦印刷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6.125 插页:3

版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60 千字 印数:1-300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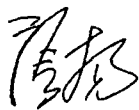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侯衍涛 男，1956年生于山东泰安，法学硕士，1974年应征到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1982年转业到洛阳市法院从事刑、经、民事审判；1992年辞官下海到珠海。现为广东(珠海)益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珠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和《律师与法制》杂志社理事。期间，先后发表过十余篇大案、要案纪实，主编《律师名案论辩与实务研究》等。

序 言



我案头摆着几部题材相似的“签名本”长篇小说。一部是律师高树写的30万字的《拒绝辩护》——从书名上都能感触到“律师气味”；另一部是法官杨名夏创作的28.5万字的《大法庭》——同样，从书名上都能觉察出“法官手笔”。现在又摆上了一部，严格说来是即将出版的打印稿，即侯衍涛这部近50万字的《代价》——这个书名具有“广谱性”，从中看不出作者职业身份。

前面两部书的作者都年将“不惑”；侯衍涛年纪大些，生于1956年，已近“知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年纪大有年纪大的好处”。这好处，就是见多识广，阅历丰富，有可能看待事物更深刻，分析问题更鞭辟入里。就说侯衍涛吧，既当过法官（1982—1992年），又当过律师（1992年至今），有法学硕士学位。在当法官之前，是参军，受高等教育（1974年到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在当律师之后，还兼着仲裁员和一家法制期刊的理事，写文章，当主编，热衷于探索、研究和著述——总之，是个精力充沛、兴趣广泛的人。凡此种种，保证了他的“见多识广”和“阅历丰富”；但是，能否“看待事物更深刻”和“分析问题更鞭辟入里”呢？我就是带着这个疑问阅读《代价》的。

本文开头谈到的“题材相似”，是在今天中国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中带普遍性的现象。“题材相似”，是因为都源于相同的社会生活现实。公司，企业，老总，大款，小蜜，二奶，通奸，诱拐，投机，冒险，凶

杀，暗害，阴谋诡计，阿谀奉承，吹牛拍马，野心勃勃，厚颜无耻，贪污贿赂，腐败贩卖，畸形婚恋，黑道红道，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伤天害理，形形色色的犯罪；当然，还有孤傲，纯净，坦率，无私，气节，操守，诚实，抗争，坚强，忠贞爱情，智慧深沉，刚直不阿，严正清廉，等等。今天中国的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小说、报告文学、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中充满这些东西，是因为现实社会充满这些东西。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归根到底只是镜子，是现实社会的反映。

西方的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证明，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在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腾飞前夕，往往会出现一段世态混乱和道德沦落——这在东方，在中国，恐怕不能例外。但这是临盆的阵痛，是新世道喷薄欲出的前兆。成功的文学作品应当直面并描绘这种“世态混乱和道德沦落”，但不是欣赏和赞美它们，而是剖析和鞭打它们，以警示世人和后人——《代价》在这方面作了成功和有益的探索。这个书名指出“世态混乱和道德沦落”是要付出“代价”的；从更深层次说，指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小说的本质就是“故事”。而故事是由一个个情节组成的。《代价》的故事情节是曲折离奇的——侯衍涛既在法官岗位上长时期地从事过刑事、民事和经济审判，后来又成为一位成功的律师，经办过无数刑事、民事和经济案件——因此，他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奇怪的。从《代价》中可以看出两种岗位和两种职业交织的、叠加的烙印，可以看出他在创作中不停地交替变换着视角，变换着角色，变换着情绪、倾向和思考，既艰难又熟练地运用着漫长岁月中积累的大量的、复杂的素材（案件和事件），加上自己逐渐形成的良知、判断和人生哲学，终于创作出这部煌煌大作——这是侯衍涛与其他作者的不同之处，也是《代价》与其他“题材相似”的作品不同之处。

2004年3月于浏阳河畔

张扬，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等。



内容简介

美丽而聪明的柳雨欣经过痛苦的婚姻挫折后认识了才华横溢的邢剑飞，两人的倾心共述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政治与经济转型的大潮中他们来到圳海市，决意开创新的事业和全新的个人生活。

圳海市的经济气象给了邢剑飞大展拳脚的机会，在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后，邢剑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荣升为公司的总经理，由此引发了一幕幕的悲情戏剧。婚姻中的三角关系，没有理智的情欲，财富上的贪婪，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各自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这个社会观念开放、经济机制给予了人们最大的自由与机会的时代中，该小说在我们的心灵中敲响了沉重的警钟。

第一章

1983年的夏天，出生于山东省济州市一个体育世家的柳雨欣，刚满十九岁便被分配到省立人民医院，成了一名白衣天使。她的到来很快引起一群男人的注意，自然各种名目的邀请接踵而来，但柳雨欣面对众多的追求者只是淡然一笑：不是“我没空”，就是“真无聊”。久而久之，那些追求者似乎嗅出了名堂：柳雨欣看不上他们。各种风言风语也接踵而至，但有一个说法是真的，有人看见柳雨欣在星期天同一个比她高十几公分的男人手拉手走进一个饭馆。这个消息一经传开便让那些自感条件还不错的男人望而却步，除非吃了豹子胆才敢在那位一米八几的小伙子身边凑热闹。从此，柳雨欣身边清静了许多。

他叫张卫，身高一米九八，是济州市排球队的主攻手。柳雨欣与张卫相识还算是得益于她那位在省体委工作的大哥柳长河。柳长河经常为柳雨欣提供一些免费的比赛门票。在济州市排球队与省青年排球队的一场比赛中，张卫的拦网和三号位的扣球让对方防不胜防，一夜之间昔日默默无闻的张卫成了济州市的英雄人物，是他让省队溃不成军。在看台上的柳雨欣也不停地为张卫拍手叫好。坐在她旁边的柳长河说：“你有病，叫那么大声。”柳雨欣满不在乎大哥说什么，她反唇相讥：“我说大哥同志，你看人家那才叫男人！”柳长河说：“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欣赏一个男孩子，你是不是喜欢他啦？”柳雨欣说：“是啊，怎么样，您不想帮个忙吗？”

柳长河看到小妹从来没有过的认真，说：“你别急，散场后我给他们安排消夜，你跟我去不就是啦，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成不成就

可就别怪我啦。”

柳雨欣高高兴兴地跟着柳长河上了运动员去吃消夜的汽车。

餐桌前柳长河有意识的将柳雨欣安排在张卫同一个桌上。在队友们言谈之中柳雨欣发现张卫不住地偷眼看她，张卫有些腼腆，不像其他队友有说有笑，甚至有些队友知道柳雨欣是柳长河的妹妹更加故意献献殷勤，张卫的这些微小的特点，倒让柳雨欣产生了好奇感。她认为一个好男人在女孩子面前不应表现得那么直接，她讨厌那些油腔滑调的男人。这是柳雨欣第一次对男人有感觉，由此让她不得不主动与张卫搭话：“喂，张大哥！”张卫没听到似的，旁边的队友用胳膊捅张卫说：“柳小妹喊你呢。”张卫放下手中的筷子，慌忙抬起头对着柳雨欣笑说：“你喊我，有什么事？”柳雨欣看张卫的样子，心里更加感到好玩说：“是啊！我发现你的扣球动作好棒，特别是在空中下扣的瞬间，特潇洒！”张卫一时不知用什么更合适的话回答，他笑说：“打得不好。”队友江楠打趣说：“说你白吧，你还说你没洗脸呢，柳小姐可从没赞过一个男人，还不回敬一杯酒！”

张卫最要好的队友江楠发现柳雨欣对张卫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便打趣说：“雨欣，你是不是爱上我张卫哥啦，哈哈，我张卫哥好福气啊！”柳雨欣也故意耍贫嘴说：“是啊，我爱上他啦，你是不是感到胃酸在增加呀？”

柳雨欣和张卫的恋爱关系，在柳长河的安排下，很快确立起来。平时只要没有赛事，张卫会提前蹬着他的“大金鹿”^①等候在柳雨欣上班的省立医院大门口接柳雨欣下班。进饭馆自然也是三天两头的事。柳雨欣从此不再掩饰自己和张卫的关系，每逢赛事柳雨欣必到无疑，平时训练场上也时常有她的身影出现。两人相处一个多月后，队友们都与柳雨欣打得火热，大伙们见柳雨欣性格外向、活泼可爱，谁也不再顾忌什么，不知何时开始大伙都不再喊她的名字，而是大声小嗓地直呼：“嫂子”。柳雨欣对此也并不表示反对，心想“嫂子”就“嫂子”，反正也是

^① “大金鹿”是山东省青岛产的带脚踏刹车的自行车。

早晚的事。每当比赛结束后柳雨欣也被兄弟们请去吃消夜，如果比赛得胜，柳雨欣也会举杯同饮以示庆贺，若吃了败仗队友们见柳雨欣的到来谁也不会再互相埋怨，哪个男人都不愿在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面前表现出沮丧无奈的神态来。久而久之，柳雨欣成了全队的“开心果”，若有几天不来球队，队友们就像少了什么似的。她的出现使队友们在比赛失败后延续多少年的相互埋怨的老毛病悄然消失。

柳雨欣在和张卫相处的日子里，除了起初感到张卫个子稍高不太成比例外，其他方面似乎无可挑剔。赛场上大力扣球让对手防不胜防，充分展示了男人的伟岸，但在生活中张卫显得有些过于内向，与朋友相聚本应无拘无束，但他仍表现出与己无关的样子。队友们拿他和柳雨欣开心时，他也是一笑了之，这与赛场上争强好胜的他判若两人。柳雨欣在和张卫相处的一个多月里，除了能欣赏到他的拼劲外，感到张卫的性格似乎有些缺陷，他除了球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爱好。

柳雨欣在和张卫相处期间，她多么渴望张卫能给她个热吻，但他始终没有，甚至柳雨欣和他单独走进绿树银花无人之处时，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激情，柳雨欣甚至有意依偎在他的怀中，竟然被他慌忙地推开。在二人世界时，除了柳雨欣向他倾诉一下上班的不快的事，他总是以“是吗？是吗？”作个回复。柳雨欣几经努力，都不能改变眼前的现实，她开始失望了，但她并不甘心。柳雨欣给他讲个段子想逗逗他，他听后只是嘿嘿一笑了之。柳雨欣不开心时，张卫感到莫名其妙，更不懂得如何逗柳雨欣开心。为了寻找话题，柳雨欣说：“喂，你能不能讲讲你们队有趣的事，让咱开开心。”张卫说：“有啥可讲的，除了进攻就是防守，这个你不是都懂吗？”

无奈之中柳雨欣说：“那好，我给你讲个故事，让你猜猜，测测你的智商。大音乐家贝多芬一辈子作了无数的曲子，他在每完成一个作品后总要亲自用钢琴把它弹奏出来。”张卫说：“这有什么可猜的，他是作曲的，肯定要弹钢琴。”柳雨欣用左手捏住自己的右手食指说：“但是贝多芬为什么从来不用这只手指头弹琴？”张卫说：“可能他那个手指头有毛病。”柳雨欣听罢哭笑不得，说：“错错错！”张卫问：“那是为什么？”

柳雨欣用左手指着自己的右手食指说：“因为这个手指头是我的，

所以贝多芬是无论如何也用不到的！”张卫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柳雨欣说：“我讲的故事不好笑，那你给我讲个好笑的！”张卫摇摇头说：“我不会讲。”柳雨欣说：“我讲的故事不好玩，让你讲，你又不会讲，难道我们每次见面就这么推着自行车傻乎乎地一直往前走，是不是太无聊啦？如果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看以后我们少见面，最好永远不见面，你去找点好玩的吧！”

柳雨欣说完转身就往回走。张卫见状也不知道如何劝解，只好推着自行车在后边跟着。这一次的约会竟是如此一个结局，让柳雨欣伤心，更让张卫茫然。

张卫打心眼里喜欢柳雨欣，可他不知道如何能让她高兴。他也知道每次约会除了推着自行车走，还是推着自行车走。他也曾无数次的想紧紧地柳雨欣拥在怀里尝试一下电影、电视里的接吻动作，可每当他脑海里产生这个念头，他的双脚就有些发软，本来就不爱说话的舌头变得更加僵硬起来，他怕因此会伤害她，怕失去她。所以每次约会他都会有意地与柳雨欣保持一定距离，总怕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柳雨欣赌气回到家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冷静地回想着自认识张卫以来的每个镜头，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择偶是不是过于草率。难道她把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这么一个木头人，与这么一个木头人厮守一辈子？她想来想去，认为眼下应降一下温，等冷静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毕竟张卫是真心爱她的，更何况张卫除了不爱表达外，还没发现其他毛病，不论将来如何发展，她想都不要伤害对方才好。

柳雨欣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排球队比赛的观众席上。张卫也不敢贸然再用“大金鹿”去接她。突然的变化，让张卫在队友面前显得既尴尬又无奈。他知道无法挽回柳雨欣的决定，又不甘心就此放下人生中第一次的恋情。他误以为，他爱她多深，她就会同样的爱他多深，他摸不透她的心思，他不会把苦水轻易吐露给别人，惟有他最好的队友江楠还能和他聊上几句。江楠在征得张卫的同意后，主动约了柳雨欣在一个小饭馆见面。柳雨欣也奔着好说好散的愿望想和他把话说清楚，便欣然答应。

张卫按照江楠指定的地点，准时到达那家锅贴店。二人落座后，柳雨欣说：“叫点什么吃？”张卫说：“再等等吧，我让江楠也来，他现在

还没到。”“我说你是木头人还是没脑子，他说他会来，他能来吗？”柳雨欣不耐烦地说。张卫说：“是我叫他，他倒是没说来还是不来，我想他可能会来吧。”柳雨欣越听越觉得有些邪乎，心情也变得糟起来说：“我们两个人已相处一个多月，你们队都知道我俩这种关系，你竟然让江楠和我们一起吃饭，不觉得怪怪的？”张卫自从认识柳雨欣后第一次反驳道：“这有什么怪的？三个人吃顿饭，有什么不正常吗，这又违背了哪里的规矩，再说江楠你又不是不认识！”

柳雨欣越听张卫的解释越觉得他是满脑子糨糊，根本不着道，她气愤地问：“我认识江楠这不错，可你知道我们二人吃个便饭还要让别人约，你不觉得这饭没吃就变了味！”张卫一听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自言自语说，“饭还没吃，你怎么就说已经变了味！你要是不愿意来，你可以不来嘛，干吗那么大声吼，像责怪个孩子似的！”柳雨欣越听越觉得来气，她对张卫说：“那好我现在就走，我也告诉你，今天也是你我最后一顿晚餐！”

柳雨欣铁青着脸，十分不悦地站起身来，拎着她的手袋转身就往门外走，当刚要迈下台阶时，一只大手一下子卡住了她的肩头，将她拉回餐厅的大门里边。柳雨欣顿时恼羞成怒，发现整个餐厅的食客和工作人员，像看耍猴似的，正在死死地盯着她和张卫，柳雨欣毕竟是个有涵养的女孩，她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只好极不情愿地坐回到原位。但心中的怒火已经升腾到极至，端起杯子吞下一大杯凉开水，接着又叫来一杯凉开水，仍旧一饮而尽。柳雨欣问：“你把我拉回来想说什么就说吧！我洗耳恭听！”

张卫见柳雨欣稍微平静后说：“我没什么目的，就想请你吃顿便饭。”柳雨欣说：“谢谢！我已经吃饱了！”

张卫见柳雨欣根本不理睬他，便让服务员来两份羊肉馅锅贴，外加一份青菜。服务员送上来的锅贴香气入鼻，但此时此刻她却没有丝毫胃口，张卫拿起筷子，旁若无人地吃起来。

柳雨欣的泪珠滚出眼眶，洒落在餐台上。张卫抬头望着柳雨欣，感到六神无主，他根本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去安慰她，只好任她哭！他怕被众多食客和服务员误认为他非礼一个女孩子，无奈与无助之中，想先去

洗手间躲一下，他对柳雨欣说：“我去一下洗手间。”

张卫从 WC 走出后，发现人去台空，他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从餐厅追出门外，发现柳雨欣正在疾步前行，他蹬上自行车追了上去，追到她身后时一个急刹车，说：“你不是都消气了吗？走还不打个招呼，都是我不好，老惹你生气，好了，别生气啦，快上我的车，我送你回去。”柳雨欣说：“不用送，你走吧！”声音虽然不大，但带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强硬。张卫说：“天都黑了，路上有坏人，很可怕，还有几公里路，你穿个那么高的高跟鞋走到家，非把脚丫子磨坏。”说着，他又伸出一只强而有力的大手揽着柳雨欣的腰，强行将柳雨欣抱上他的“大金鹿”，柳雨欣只好半推半就的坐在“大金鹿”的后架上。

张卫将他的“大金鹿”蹬得时速足有 60 公里时，车子有些飘飘然，柳雨欣提醒他说：“天那么黑，又没有路灯，你骑那么快干什么？”张卫说：“我有的是力气，我骑车带上你保证比公共汽车快。”柳雨欣大声说：“这又不是比赛，请你慢一点，我怕被颠下去，否则我要跳下去了！”张卫说：“不用怕，再有十来分钟就到你家啦。”话音未落只听见扑通一声，“大金鹿”前轮掉进一个没有井盖的下水道里，张卫双腿一叉，幸好车子没被全部栽进去。但毫无准备的柳雨欣却被重重地摔了出去，白色的高跟鞋也不知道飞向哪里。张卫来不及支撑他的自行车，便跑过去。柳雨欣叫着：“别动！疼死我啦！”张卫说：“又不是汽车，能摔多疼，快起来吧！像这种筋斗我们在比赛场或训练场上每天不都摔上几十个！”

张卫本是鼓励柳雨欣要坚强点，可他这话说得也太不是时候，一句话把柳雨欣稍微平静了的心情，又点燃了，她骂道：“你混蛋，王八蛋！你不会讲话闭上你的臭嘴！”柳雨欣一把推开张卫来抱她的双手。张卫只好从地上站起身，呆呆地站在柳雨欣身旁。柳雨欣不停地用双手抚摸着她的受伤的脚，此时心伤和外伤疼在一起，她双手扶在双膝上，嚎啕大哭起来……

张卫发现柳雨欣到处鲜血淋漓，一时吓得手足无措。他立刻想起训练场上随队医生曾经说过的，训练场上一旦被擦伤皮肤，在没有消毒包扎条件的情况下，最好的应急消毒办法就是用嘴吮吸伤口，唾液能有效

的将伤口周边的细菌杀死。

张卫想到这里，突然趴在柳雨欣的腿上，用嘴吮吸起来，柳雨欣被张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不知所措。她认为张卫是在乘人之危占她的便宜，一边骂他是流氓，一边叫他滚开，她使出全身的力气推他，可怎么推都无济于事，无奈她只好用双脚使劲踢他、蹬他，张卫被柳雨欣一脚蹬翻在地。

柳雨欣顾不上浑身多处的伤疼，打着赤脚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张卫不假思索地追上去搀扶她，可又被她一次次地推开。

张卫只好放下紧紧抓住柳雨欣的手，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一句话也不敢说。他恐怕哪句话说得不在板，又会招来新的怒骂。他只好眼看着柳雨欣一瘸一拐的消失在夜幕之中。

人有时就是那么难懂，在她大声怒斥别人帮助之时，也正是她最渴望得到帮助之时。张卫根本不懂柳雨欣的心，他不忍心一个女孩子赤脚走几公里沥青路，但他更没想到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在没有路灯的马路上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柳雨欣走着想着，多么渴望张卫立即冲过来一把把她抱上自行车，她会揽住他的腰，让他把她送回家。起初还能听到张卫推着自行车向前走脚步声和车轮发出的沙沙声。走着走着，这声音慢慢地消失在茫茫夜幕中。

脚下不时被锋利的石子以及碎玻璃刺得钻心的疼，每疼一次她便给张卫记上一笔仇恨。柳雨欣走着走着，听到路边黑暗处传来几个男子的下流淫笑声，她越听越怕，她走又走不快，哭又不敢哭，此时此刻感到好像掉进万丈深渊，她失望了，彻底对张卫失望了，她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想见到他。

江楠以为自己做了件好事，当他发现不到九点钟张卫已铁青着脸回到集体宿舍，不用问肯定是又谈崩了。他问张卫：“卫哥，是不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张卫便把他和柳雨欣从见面到分手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江楠问：“你们以前见面也是这个样吗？”张卫说：“以前从来没有吵过嘴，两人一起吃饭时，我问她吃什么，她并不挑剔，也不娇气，可现在

不知怎么搞的，见面没话，一开口就吵架。”江楠说：“你们以前在一起都是谁说话多？”“那还用问，她呀，她可以喋喋不休地说一晚上。”江楠问：“那你呢？”“我在听啊，她说什么，我都爱听，可现在她不爱说了，老是逼我说，我有什么可说的，除了打球还是打球。”江楠说：“可能是你们的性格差异太大。”张卫说：“性格怎么啦，我又不是今天才不爱讲话，我本来就不会讲话，以前她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说，一个听不是挺好的，我怀疑她是不是脚踏两条船，有别的男人在追她。如果让我发现，我非宰了他个狗日的不可，我要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江楠说：“你别给我讲蛮话，这话我不爱听，你和柳雨欣又没结婚，任何一个男人都有权利和你竞争，柳雨欣也有权利和任何一个男人谈恋爱。我这话可能不好听，你动动脑子想想吧！”

柳长河有早起锻炼身体的习惯。昨晚他睡觉时妹妹柳雨欣还没回来，他知道雨欣是去找张卫，所以也没在意。天刚蒙蒙亮，他便起来，走到雨欣房门前，他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听了听没有什么动静，就轻轻拧开房门，发现雨欣躺在床上。雨欣转过头去看，正好与柳长河对视，泪水顿时像断了线的珠子，接连不断地滑落在枕头上。柳长河一边劝，一边安抚道：“别哭，发生什么事，你快告诉我。”柳雨欣只是哭却什么也说不出口。柳长河急得在柳雨欣的房间打转转，一低头被地上一双沾满鲜血的长筒袜和到处都是血迹的白色连衣裙惊得目瞪口呆，他稳了稳神说：“是不是张卫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如果是，你给我点点头，我马上找他算账去！”

柳雨欣惟恐大哥闹出什么乱子，便把自己对张卫的看法以及昨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柳长河，她想听听大哥的意见。

柳长河听后，略加思索说：“雨欣，听大哥一句话，他不适合你，你们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一条是铁路，就是张卫，他的个性决定了他永远离不开那条铁轨，否则他就会翻车出事。你是只会在路上跑的车，喜欢怎么走就怎么走，铁路和公路永远都不能长途并行，只能偶尔在交叉路口或大桥上相遇，但也是各走一层。所以你总不能和一个哑巴在一起生活吧，即使他把心肝都无私地掏给你，可你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你

需要的是交流，张卫不适合你，只要你同意和他终止来往，我去找他谈！”柳雨欣说：“不用去找他谈什么，昨晚我已把话说绝了，我相信他也不会再来找我啦。”

第二章

七天后，江楠亲自上门造访柳雨欣，他不用说来意柳雨欣也明白八九分。柳雨欣单刀直入说：“又要劳你大驾，你的好心我都能理解，我也深表谢意，不过你知道我和张卫分手的原因吗？”江楠说：“他没和我说什么，只是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猜出是和你闹矛盾，他请病假，不参加训练，我怕出什么事，所以来问问你到底怎么啦？俗话说：‘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吵架不记仇嘛！’”江楠无奈地干笑笑。

柳雨欣说：“他连起码的什么叫爱，如何爱都不懂，还有什么资格让你再次充当说客呢？”江楠说：“有那么严重吗？”柳雨欣说着有些激动，她伸手从藤椅上拿起那件到处沾满血迹的白色连衣裙和那双没脚底的长筒袜说：“你看这就是他爱我的物证！”说着她又伤感地掉下泪水。

这充满血腥味并带有几分恐怖感的“物证”让江楠深感震惊，柳雨欣如泣如诉地把七天前由江楠筹划的那餐晚宴开始引发的“故事”全盘托给了江楠。江楠越听越气：“真是木头一块！一块木头！”

柳雨欣用手帕轻轻拭去眼中的泪水说：“江楠，你说他还有什么资格让你当他的说客？我不是没涵养的人，也不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你说我怎么能和一个在最危险的时候抛下我的男人相处下去，别说我和他还未正式确立恋爱关系，即便是结了婚，我也绝不和他过下去！”江楠说：“我懂了，我的确不知道那天的好意竟然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张卫不适合你，我回去会批评他，让他放下这段本不属于他的情。”说完他站起身子，安慰雨欣说：“好好休息，尽快忘掉这些不愉快的事。”

江楠辞别柳雨欣后，骑着自行车返回住处。他既理解并赞同柳雨欣